



帕尔·本杰明：  
为诺贝尔奖晚宴  
设计花艺

第 1721 号 本期八版 2018 年 7 月 16 日 星期一

阅读前沿

陈尚君 摸清明代文学的家底  
王锡荣 鲁迅对但丁的关注、评价与传播  
王凌云 诗心与般若互证  
刘蔚 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进退失据

每周一书



《九个人》

张新颖著  
译林出版社出版  
定价：39 元

《九个人》是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的一部人物传记力作，讲述了沈从文、黄永玉、贾植芳、路翎、穆旦、萧珊、巫宁坤、李霖灿、熊秉明这九个人相异而相通命运。除了沈从文，其他几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——出生在 1910 年代至 1920 年代前几年之间，到三四十年代已成长甚或成熟起来。他们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，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。他们区别性的深刻特征，是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，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，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，去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。这九个人的故事，自然交织进 20 世纪中国的大故事；与此同时，却并未泯然其中，他们是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，他们的故事不只属于大故事的动人篇章，更是独自成就的每个人的故事。

# 别开堂庑 卓然成家

——论陈允吉先生的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及其治学

汪涌豪



陈允吉先生与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初版本、修订本及繁体字本（易名《唐诗中的佛教思想》）、韩文译本（易名《中国文学与禅》）。

若论上世纪 80 年代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，陈允吉先生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大家。其时，他每发一文，都会引出很大反响。后结集成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出版，更赢得海内外学界的交口赞誉。如季羨林先生就称其体大思精，饶宗颐先生也每多肯定。

说到佛教对古人的影响，主要是通过人生理想与生活情趣的濡染实现的。更深一层次，是对人思考问题的基点和言说方式的改塑。此所以，汤用彤以为自两晋佛教隆盛之后，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主要体现为“玄理之契合”“文字之因缘”和“死生之恐惧”三事。陈允吉先生的一系列研究，正基于唐人由对上述三事的感会，而在各体文创作中所生发出的新变化。这些新变化对其人最初的冲击应该是非常强烈的，但世代的悬隔，后来研究者除了像沈曾植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吕澂、季羨林、金克木、饶宗颐等有数的几家外，大多已不能明其就里。有的虽有认识，惜乎未及周至，以至像郭沫若认定杜甫是追随神会的南宗信徒那样的误判在在多有。至若虽常述及王维与禅宗僧侣时相过从的事实，但对其与别的宗派的关系全无知晓；虽好谈论李贺的独特气性与烂漫才具，但从未留心佛典如《楞伽经》在其中发挥过怎样的影响。凡此种种漏判，就更不一而足了。

## 治学宗趣：率性未窥统论，会心只在单篇

允吉先生不然，他的治学深细。拜今天高科技所赐，文史学科的基本文献大抵都可以用电子检索检得，内典的查寻因此变得非常便捷，由一些特别的用词究明其典出与原意，进而深究其隐含的意义，相对而言更是有迹可循不为难事。但上世纪 80 年代的情形完全不同。所以，自上世纪 70 年代参与点校二十四史，得以有机会接触佛典，到此十余年的长日更深，清宵寂永，他在佛经、僧传和禅宗典籍上所花的功夫，就非常让人敬畏。而遭逢世事嚣乱，接以物欲横行，能以一种旷达通透的人生态度与佛教高明清虚的教义相质证，虽欣赏而不沉迷，虽理解而仍有所质疑，进而还能对这种教义之于唐代诗人的多重影响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说，既辨出实证，复思能融通，翻新前贤与转精旧说之外，甚至能孤明先发，迈越古人，就更让人仰之弥高，降心拜服了。

其中，他独有的研究视角与方法，以及所体现出的问学与问道相统一的追求，最值得后学深思与体会。熟悉允吉先生的人都知道，他平生治学之宗趣，诚如此次修订本跋语所言，是“率性未窥统论”，而“会心只在单篇”。无论是《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》《古典

文学佛教溯源十论》，还是这本《辨思录》，都由单篇论文构成。在结撰这些论文时，他遵循的是传统的实证路数。用他朴素的表述，是“立论要有证据”。如关于柳宗元《黔之驴》故事的渊源与由来，季羨林先生曾经有非常重要的发现。但鉴于由其所揭出的《五卷书》《益世嘉言集》及巴利文《佛本生经》等书到柳文之间，尚有多重复杂的纠葛和不少细节的差异需要说明，所以他以原说为基础，遍翻群经，作了大量具体的材料考索，最后从《大藏经》所存西晋沙门法炬翻译的《佛说群牛譬经》中，找到了这个故事更直接的原型，从而大致清理出存在于诸文本之间一条逐次影响递变的线索。尤为难得的是，他的追索并未就此止步，为了证明作者确实看到过《佛说群牛譬经》，他还特从作者集子中检出《牛赋》一文以为佐证；又为了解释柳文主体部分与《佛说群牛譬经》相似，而开头部分则不尽贴合，更进一步寻得《百喻经》中《构乳喻》一篇以为对照，从而使《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《黔之驴》故事的渊源和由来》全文的论述显得更加密匝周延，结论也更加稳实可信。其他如《从〈欢喜国王缘〉变文看〈长恨歌〉故事的构成》一文，推倒《长恨歌》受《目连变》影响的旧说，确立《欢喜国王缘》的原型地位也是如此。并且，同样难得的是，他还进而揭出《欢喜国王缘》的上源为

《杂宝藏经·优陀羨王缘》。尽管如此，他仍认为文章仍有不足，结论仍不尽圆满。于此可见他对“立论要有证据”的坚持到了何种执着的程度。

## 研究趣尚：深思敏悟，出神入化

不过，若据此以为允吉先生是只知执守旧范的夫子就大错特错了。盖前引“率性未窥统论”与“会心只在单篇”两句中，重点是落在“率性”和“会心”两词上的。前者告诉人，他治学遵从的是个人所从来秉受的气性，想贯彻的是自己所一直喜欢和接受的趣味，非此则不愿为，亦不屑为；后者则告诉人，他于学问中寄托和求取的不仅是静定的知识，更是一种能漱淪人心的高上智慧，以及可与古人结心的独到感会。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《未定稿》杂志的采访时他曾说，“研究新问题和探索新方法，是人类智慧和文明发展的杠杆”。古典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，因此正在如何“扩大思维空间，摆脱因袭的重担，多搞一点横向研究和多门学科的交叉研究，多出一点深思敏悟、出神入化的学术论著”。没多少人重视这个看似卑之无甚高论的表述，但他真的就身体力行，并在自己的研究中，将一种俊敏敏捷的气性和莹彻清顺的趣味表现得淋漓尽致。（下转第二版）